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战争 纪实

四渡赤水
精彩活剧

出奇制胜
得意之笔

石永言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就事绝唱

石永言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绝唱/石永言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199—366—7

I. 战… II. 石… III. 四渡赤水(1935)—研究
IV. E29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143 号

书 名: 战 争 绝 唱

主 编: 石永言

责任编辑: 陈海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A5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366—7/K · 295

定 价: 20.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自序

中国革命战争的千古绝唱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途中，于云贵川接壤处进行的四渡赤水之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树起了一座以弱军战胜强敌的丰碑。红军将领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早已唱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但在已经过去了的岁月里，或因历史资料的挖掘所限，或因研究的不力，或因政治方面的原因，便或多或少对此战役有所神化，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场既是威武雄壮也是惨淡经营的活剧，有意或无意地简单化了。似乎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一开，毛泽东上台为中共领袖，红军从此便牵着敌人鼻子走，处处主动，来去自由。3万左右贫弱的红军，面对强大的40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仿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难道残酷的历史，真如此乎？

冒死犯难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惨遭重创的红军，濒于绝境中冲出十多倍强敌的重围，如果没有正确领袖的指引，没有一群对中国革命以身相许的志士仁人的精诚团结所释放出来的聪明才智，没有全体红军战士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腔热血肝胆，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这万分险恶的厄境中，历尽艰辛，红军终于杀出敌人重围，杀开一条生路，按自己的意志胜利北上！在中国革命战争斑斓的画卷上，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十分精彩的一笔，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誉为“得意之笔”。

应该说，这“得意之笔”，来之不易！并非唾手可得！

过去一些文学、影视作品,由于对此缺乏很好的审视,故多在“得意之笔”的“得意”上大做文章。而对这“得意之笔”如何得来、如何造就,往往挖掘不够。于是便深感广大读者、观众读到抑或看到的四渡赤水,并非一段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回顾,人为地制造了一些所谓神奇,故弄玄虚地拔高了其中的某些情节。

举个例子,红军三渡赤水,被说成是有意调动敌人而来此招,好像事先设计好了似的。于是,敌人便乖乖地听候调遣,腾出大道,让开两厢,让红军前进。这样,既把敌人脸谱化了,也没有真实地反映出红军统帅的高明与红军艰苦奋斗的本质。这又如何体现人们常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

事实上,在这段特殊的日子,为了杀出敌人重围,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真是披肝沥胆,殚精竭虑。而国民党的主帅蒋介石,也并非一个笨蛋。他为了剿灭红军,同样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但由于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正义战争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赢得了胜利。其间的艰难曲折,流血牺牲,斗智斗勇,大智大勇,不深入其中,真难以道个明白。盖于此,笔者将近十年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思考与认识,形诸笔墨。目的是想再现这段珍贵的历史,让其中的若干甘苦,不因已经出版过的某些作品或已经上演过的某些影视的不足而有所湮没。

2005年11月于遵义杨柳街

目次

- 第一章 挥师北上渡长江 / 1
- 第二章 阴谋合围施故伎 / 21
- 第三章 土城失利渡赤水 / 38
- 第四章 辗转三省调敌军 / 56
- 第五章 抛敌二渡返贵州 / 74
- 第六章 抖擞雄关战狂飙 / 92
- 第七章 魂断乌江丧敌胆 / 108
- 第八章 横槊赋诗庆大捷 / 127
- 第九章 一碗醪糟缔良缘 / 143
- 第十章 雪耻披挂飞重庆 / 159
- 第十一章 力排众议拒攻坚 / 176
- 第十二章 鲁班受挫又西渡 / 199
- 第十三章 四渡赤水出奇兵 / 215
- 第十四章 南渡乌江调滇酋 / 230
- 第十五章 浩浩江水绕英魂 / 245
- 第十六章 威逼贵阳惊残梦 / 261
- 第十七章 问君能有多愁 / 278
- 第十八章 突出重围渡金沙 / 296

第一章 挥师北上渡长江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坐在会议室靠窗子一边的周恩来,忽接总司令部参谋人员送来的一份急电,告知扼守遵义城南面的三军团部队,在乌江北岸的刀靶水,遭到黔军王家烈部的柏辉章师袭击,形势十分危急。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深知,刀靶水距遵义约40公里,若该地失守,遵义便危在旦夕。于是,他浓眉下的炯炯目光注视着坐在对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向他微微点点头,示意要他离开座位到外面去一下,有事与之商量。

彭德怀本来正在专注地听毛泽东讲话,分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鞭辟入里的发言,令他折服。几年来,他没有听到过毛泽东这么有理有据、条分缕析的讲话了,真想多听一会。可是,当他的目光一遇上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冷峻的目光,就知道一定是有重要事情交代,不敢怠慢,便悄悄离开椅子,来到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

周恩来递给彭德怀那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彭德怀扫了一眼:

“周副主席，你的意思是——”

周恩来眨眨眼：

“会，你不开了，赶快去指挥一下，顶住南边敌人！”

彭德怀回到会议室，向坐在旁边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轻轻耳语一阵，便急速离开会场。

毛泽东的发言刚完，周恩来将参谋送上来的电报向大家念了一遍。

毛泽东接着说：

“嗨！王家烈的部队还跟得相当紧啰！我们的会还没开完，就来撵我们啰。”

朱德接过毛泽东的话：

“也不要紧，正好我们已经通过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走就走嘛。”

军委主席朱德讲的部队行动方针是，根据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一致赞同川中名将刘伯承与川籍红军将领聂荣臻的意见，在部队离开遵义后，先机占领赤水，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再谋发展。因为刘伯承与聂荣臻对四川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们的意见，当然受到大家重视。而当时敌军的态势是：遵义的东面，也就是红军的来路，湘军何键的部队在那儿堵截，部队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突破第四道封锁血染湘江的悲剧重演。遵义的南面呢？蒋介石的所谓追剿军薛岳纵队，已经兵临贵阳，在那儿虎视眈眈。如果红军贸然南进，势必遭到重创。遵义西面，则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的周浑元军以及部分黔军。看来，北上入川，阻力较小。一旦北渡长江成功，会合活动于川北陕南的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让这支在血雨腥风

中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的部队在那儿落脚,重振旗鼓,与兄弟部队一道,在日寇进犯我华夏之时,领导国民重振河山,救亡图存。

周恩来说:

“下一步部队的军事行动,如欲渡江北上,请总司令主持制定一份渡江的作战计划,然后依据此计划执行。”

“我与参谋长伯承同志已经初步交换过意见,有一个大致的考虑。”朱德接过周恩来的话说。

周恩来说:

“我们的作战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毛泽东点点头:

“恩来的考虑是对的。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保证实现我们的意图。真要达此目的,渡江北上,也非易事。浩浩长江,一道天堑,我们如何才能飞越过去呢?参谋长,你说说。”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

“既然主席点了我的名,我就谈谈我的初步打算吧。野战军撤离遵义向北前进,这一带全系山地,岗峦起伏,大部队行动不便,必须分为三个纵队,分头向赤水前进。一军团为右纵队;九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军团为左纵队。为确保部队的转移,左纵队应采取急行军,迅速脱离追敌,而以一个较强的团为掩护队,在后阻击

追敌与收容落伍，并要特别加强自己侧卫的警戒。”

周恩来说：

“参谋长的意见对。三个纵队分头前进，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关键是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过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哪里有利渡江，我们就转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

“立刻给张国焘、徐向前去电，要他们积极向重庆方向行动，吸引重庆四川之重兵于自己方面，以便我们顺利渡江。如果我们在长江边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部队是否暂留川南地域活动，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周恩来眨眨眼：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好，我们应有两手准备，我同意这个意见。”

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博古，由于过去一直没有参与过战争的领导，自然不熟悉军事斗争，以致只得坐在那儿认真地听取周恩来等人的发言。张闻天也是一样，几乎没有插话。不过，博古不吭气还有一层意思，他在听取大伙对他的批评后，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还有一点不服气呢。

会议后期，鉴于大家不同意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而博古本人思想又

不通，故会议的主持者，实际是原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

于是，当周恩来考虑到，下一步野战军的行动，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之际，又提出开一个会议来解决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他说：

“毋庸讳言，这次会议，是我们西征路上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由于敌人来得快，我们尚未形成一个决议。说起来，这个决议，应该让与会者充分讨论，因为它是一个与过去的错误决裂，并指导我们今后斗争的行动纲领。唉！敌人来得真快，不容我们坐下来讨论，连一个文字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就这样撤离了，也真有几分行色匆匆……”

“不要紧，是非已经明确，认识基本趋于统一。会议决议，今后我们一边走一边写，什么时候写好了，再拿出来讨论。”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

“谁来写好呢？”周恩来将视线投向大家。

“当然是我们的秀才洛甫了，谁人不知他是一支笔杆子，理论又强。”毛泽东说。

“我能完成吗？”张闻天仿佛在自问自答，“还是老毛来，他在会上的发言，大家是听到的，对过去错误的揭示，既深刻且全面，我看由他来写比较恰当。”

“不要推辞了，洛甫，你来执笔，最恰当不过。我知道，你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但对革命战争有所研究。去年的《红星报》上，你不是发表过几篇谈战争的大作嘛，我都读了，写得不错。”

听毛泽东一夸奖，洛甫憨厚地笑了。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三人团”的其他两个成员，博古与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领导红军反敌人第五次“围剿”中所犯的错误，在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遭到与会者不同程度的批评，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不能再让他们继续领导下去了。鉴于周恩来自中共诞生以来，一直是军事斗争的最高领导者，虽然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与博、李二人一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但在遵义城中举行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尚能认识错误，检讨错误，自然与博、李划清了界限。由于他在中共中央的威望，加之自他参加革命之后，一直能够团结中央高级领导人工作，以及他非凡的智慧，旺盛的精力，不懈的工作，深得大家拥戴。于是，在敌军压境，中共决定率领红军撤离黔北小城的时候，会议作出一条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那么，即是说，周恩来是当前野战军在制定战略方针、执行战略方针的最后拍板者。

由于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张闻天来写会议决议没有异议，只是张闻天本人谦虚了一下，于是会议又作出一条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联系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排斥了他的领导，而导致重大损失的历史教训，会议作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这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至于几个常委的具体分工,由于战争的阴影,已向遵义城袭来,来不及研究,只好留待日后行军再进行适当分工了。

鉴于中共第一把手博古对自己的错误还缺乏完全彻底的认识,以致他不愿交出权力,与会者也不便强行,只好耐心等待。

会议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云贵高原的冬天,白天特别短,下午五点钟,暮色便接踵而来。中共党政军的首脑们,是在会议室的一盏吊洋灯下,紧张而有秩序地完成会议所规定的几项议程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找到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要他们加加班,在部队还未撤出遵义之时,将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计划拟好,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赶快签发到各军团中去,让部队尽快了解中央的意图,以便执行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好在周、朱、刘三人均住在开会的楼上,便于商量。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各军团的具体行军路线,亦即三个纵队行军的序列拟好,部队的行动一定要机智灵活,如遇阻敌,能吃掉,便吃掉。遭遇强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死打硬拼了,乞丐跟龙王比宝,是要吃亏的。前两年的教训,太深刻了,一定不能再犯。

毛泽东从开会的地方——国民党黔军柏辉章的公馆出来,也是掌灯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大多上了铺板,只有比较热闹的丁字口几家绸缎铺,还亮着洋油灯。

一束束冷光,投射到绫罗绸缎上,隐隐约约地闪射着迷人的光泽。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提着马灯,在前面映照着道路,他们很快走进离丁字口不远的一条小巷。

毛泽东与编在中央队的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式巷内一个国民党旅长的宅第。

毛泽东来到二楼自己的房间，见妻子贺子珍坐在铜床沿整理衣物，双眼一亮：

“子珍，你来了。你也知道部队要走？”

“我在干部休养连已经听过传达，说部队明天就要撤离遵义。”

“休养连的消息真灵通。”

“董老、谢老、林老、徐老这些大人物，全在休养连，还有不知道情况的！”

“遵义的会，开得好啊！”毛泽东边说边会心地笑了起来，还有几分神秘兮兮的样子。

“老毛你不要保密啦，你们开会的情况，坦白地告诉你，我也略知一二。”

“嗨！谁给你们讲了？”毛泽东在一张紫檀木的雕花靠背椅上坐下来。

“谢老听说你们在会上，对洋人李德的瞎指挥，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一五一十地进行批评。今后红军作战，要改变过去的打法，要你出来指挥，是吗？”

“有这回事。”毛泽东笑笑。

“谢老可高兴啦，他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在休养连里与几个老人开怀畅饮，说祝贺中央在遵义开会成功。”

“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十分关心这次会议，关心红军的命运和前途啊。”毛泽东深情地说。

蓦地，一股冷风，从开着的彩色玻璃鸳鸯窗外扑进来。贺子珍离开铜床，踱到窗下，意欲拉下上片窗户。毛泽东

见贺子珍的行动有些不便,虽然流离转徙的岁月,匮乏营养的饮食,令她腹中的幼婴发育不良,快要一个多月,便要生产了,但那隆起的肚子,已经分明地显示,这是一个快要临盆的女人。一缕怜惜的情思,霎时掠过毛泽东纷繁复杂的脑际,他皱皱眉,快步走到鸳鸯窗下,爱怜地对贺子珍说:

“子珍,让我来关窗户。”

毛泽东拉下上片彩色玻璃窗,在房间里踱着步,手里燃起一支袅袅的香烟。贺子珍打开窗下一对锈迹斑斑的铁皮公文挑箱,朝里面填塞着毛泽东的衣物。

贺子珍的身子已经蹲不下去了,只得勉强弯着腰身,有些吃力。毛泽东走过去,动情地说:

“子珍,你休息,让我来。”

“这点小事算什么呢?部队进了遵义,我和休养连的同志们一道,上街去宣传。遵义的老百姓,情绪可高哩,都愿意参加我们开展的活动。我在协台坝教群众唱歌。苏区唱的那首《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很快,这儿的群众就会唱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休息啦,还上街搞什么宣传?”

“进遵义城后,大伙搞得风风火火的,怎闲得住啊!”贺子珍回答了毛泽东的话后,自个儿微笑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这儿的群众叫我毛太太。”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身份?”

“还不是李伯钊她们捅出去的。”

“进城后,我在老城府衙门前,给老百姓讲过一台话,

他们便知道红军里有个毛泽东哇。”

“老毛，床上的那个虎皮褥子，带走吗？”

毛泽东摇摇头：

“那是陈昌奉弄来的。毛泽民他们在这里打土豪，搞到一床虎皮褥子，叫陈昌奉给我送来。我不要这个东西，给你们休养连倒还合适。”

“怎么样？这褥子睡起来够暖和吧。”

“不行，晚上睡在上面，身子直冒汗，我叫陈昌奉给我取掉，他说啥也不拿走。说这是对我的照顾。我对他讲，你们年轻人，更不能睡这个，睡久了，会掉头发的。”

“有这么严重！”

“不信你试试。”

“我可享不了这份福。”

“子珍，明天又要上路了，我可照顾不到你，你好自为之。”

贺子珍双眼漾起几分淡淡哀愁，凝视着毛泽东：

“我们的孩子……不知毛毛留在他姨贺怡那里，现在如何？思想闲下来的时候，总有些思念。”

“是啊，我们自从在井冈山一起生活后，生下的几个孩子，留下来的，只有毛毛了。算起来，你可能在下个月又要分娩了，但不知生在何处？戎马倥偬，挺着个大肚子行军，跋山涉水，几多不便，真令我毛泽东有几分不安哩！”

贺子珍怨艾地瞋了毛泽东一眼，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好像言犹未尽，接着说道：

“本来，野战军北渡乌江来到遵义，是想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建在黔北。如果是那样，

我们在这儿立住脚，你在这里休养一月再生产，岂不更好。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在这里安身呀。我们的会议还没开完，会议的决议还没写出来，便急急忙忙赶来，下逐客令啦。”

“在战争中生产，我已不是一次，唉！也真艰难啦……”贺子珍说起分娩的往事，有几分伤感，双眼红红的。

“子珍，不说啦，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你也休息吧，明天还要行军。近来，你的身子也不怎么好，消瘦多了，头发这么长，也该剪了。”

“你先睡，我还想整理一下徐派人送来的这些书籍。”毛泽东指着写字台上、地板上堆放着的许多线装书，有些兴奋地对贺子珍说。

干部休养连进城后，徐特立在“红军之友社”青年教师余选华的引领下，在城墙上下的书香人家发现许多珍贵图书，比如毛泽东很早就想看的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以及遵义的黎庶昌出使日本时收集刊刻的中华散佚在海外的古籍《古逸丛书》，乃至梁启超赞誉过的“天下第一府志”——《遵义府志》等。毛泽东西征每到一地，总要设法找一些书籍来看。当他得到徐老送来的这些图书，如获至宝。进入遵义，他除了找人谈话与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几乎利用所有的时间，来阅读图书。

在徐老送来的这些书籍里面，毛泽东尤其喜欢的是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地图》。关于这本地图册，徐老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青年教师余选华领着徐老来到老城的一个胡